



括
苍
山
恩
仇
记

吴
越
著

I247 括苍山恩仇记

24:2

二

I247

吴

9:2



封面、插图：吕敬人

括苍山恩仇记（二）

吴越著

*

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

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售

*

787×1092 1/32 15.25印张 2插页 298千字

1983年7月北京第1版 1983年7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1—28,000册 定价1.25元

第二十一回

连蒙带诈，大老爷验尸问案
治丧养伤，原被告给假取保

第二天早上天还没有亮，林家大院儿里鸡飞狗跳，上上下下，里里外外，穿梭也似的：一会儿喊汤水，一会儿传早饭。房间内烟雾腾腾，院子里人影幢幢。噼噼喳喳，嚶嚶嗡嗡，象炸了窝的一群马蜂，象粪堆上的一群苍蝇，象争夺骨头的一群饿狗，象闯进羊圈的一群恶狼。乱成了一锅粥，忙了个不亦乐乎。

县太爷到底是打当今皇上身边来的朝里官儿，听惯了说一不二的圣旨，传惯了不打折扣的钦命，金口玉言，简直就跟铜匠师傅铸出来的金钟一样，连一丝一毫都是相差不得出入不得的：才交卯时，就已经梳洗完毕，传出话来，叫开早饭，喝了一小碗燕窝粥，又歪在烟榻上烧了两口烟，嚼着来旺儿送进去的贡饼香茶。掏出耷拉表来看了看，长短两支针正好上下对直，已经是卯正时刻了，这才伸个懒腰，起来穿上快靴补褂，戴上大帽子，传话点齐了三班衙役，带上文案书办件作，由林国梁前导，起驾往后院儿高升宝座。三声堂威喊过，太爷开审问事。

头一天晚上，吴石宕人就已经知道了太爷驾到林村的

消息。立本刚想到林家去探听一下动静，正好林国梁派了一个庄客来传话，说是太爷吩咐下来：明天卯正准时开审，凡是昨天晚上到过林家后院的吴石宕人，都得在卯时以前赶到现场听审，不得有误。

第二天天不亮，吴石宕前天晚上到过林村的原班人马全都到了林家后院，不但一个不少，倒还多了一个月娥。自打去年刘教师讲了他那一节不平凡的身世以后，月娥对那些当官儿的老爷们就打心眼里没好气儿。这次金太爷下乡来，不住壶镇，却径直住到了林炳家里，更叫月娥相信当官儿的总是跟有钱人伙穿一条裤子，因此非亲眼去看看这个县太爷是怎样审案的不可。立本说：地保没传的人，怎么好自作主张去听审呢？无奈月娥吵着非要跟着去不可，好在林家的后院里她已经去送过好几次饭，知道本良他们现在躺着的那间屋有一扇格子窗户正斜对着专为太爷问案才搭起来的席棚，躲在屋子里朝外看，总不妨事的。立本缠她不过，嘱咐她不要出头露面，只说是去给本良送饭的，就把她也带上了。

天亮以后，往常只有佣工仆妇牵牛喂猪的林家后院，由于县太爷的光临而忽然间庄严肃穆起来：席棚外面，整整齐齐站着三班衙役，一个个闭着嘴，绷着脸，好象哪位欠他们每人二百钱似的，除了两只乌溜溜的贼眼骨碌碌地乱转之外，全身钉牢在地上一动也不动，猛一瞧，真象是阎王殿里的一班泥胎小鬼。席棚里面，正当中一张太师椅上坐着的是县太爷，面前用两张八仙桌拼起来的公案上，放着硃笔硃砚。县太爷瘦削的脸上连一点儿表情都没有，俨然是一位

铁面无私的青天大老爷。两边的交椅上，坐着文案和书办两位相公，面前放着笔墨纸砚和一个打开的皮护书。件作已经换了一身短褂，在一旁站立。文案欠身把一张登着原被告两造和地方见证人等名字的单子送到了太爷眼前，又低声地嘀咕了一句什么话，只见太爷轻轻地点了点头，依然是板着面孔。文案冲衙役们一扬手，说了一声：“开审！”

随着话音响起了三声炸雷也似的堂威。喊声过去，堂上堂下一片肃静，鸦雀无声。县太爷提起硃笔来在那张名单上点了两点，先传地保乡约。

老学究身穿海青头顶银雀一步三摇地走上堂去，按制凡是有秀才以上功名的人，上堂立而不跪，所以只是拱手施了一礼，就在一旁站立。林国梁是个白丁，一听到堂上一递一声地唱着传地保，赶紧躬着身子头也不敢抬地快步走上堂去。还没有走进席棚，猛听得两旁衙役发一声喊，也不知道是什么规矩，吓了一跳，噗通一声，老远的就在地上直挺挺地跪下了。太爷抬起眼皮儿来待搭不理地翻了他们两个一眼，嘴里叽哩咕噜轻声细语地说了几句什么话。林国梁跪得远，太爷说的又是一口难懂的京腔，一个字也没听明白，跪在那里，张口结舌，瞠目不知所对。

文案见他没有听懂，只得临时充任一下通事，用缙云话翻译出来说：

“金大人问你：前天夜里林团总家中出的这件命案，你是什么时候知道的？当时到现场来看了没有？双方都有些什么说法？”

林国梁听明白了，这才把前天晚上半夜里吴本厚在村

子里挨家叫门儿，以及乡亲们听见枪声才从床上爬起来赶到现场的前后经过和现场当时的情况，详详细细地讲了一遍。最后说：“发生械斗的原因，双方各执一词：林家说吴家夜入民宅，非偷即抢；吴家说林家盗牛杀父，藏尸灭迹。孰是孰非，各持己见，求大人明察。”如此云云。

金太爷坐在堂上，眯着眼睛，似听非听的样子，也不置可否，只是轻轻地点了点头。过了好久，这才又问：

“林吴两家，往常有过什么冤仇没有？”

老学究比林国梁站得近些，金太爷的这句话，虽然说得声音也不大，老学究却完全听清楚了，生怕林国梁照实把去年林炳告本良冒籍报考一节说了出来，没等文案复述，就赶紧抢着回答说：

“林吴两家，都是学武的生员，还是一个拳教师教出来的师兄弟，一向没有间隙的。”

金太爷点了点头，接着又问：

“吴石宕的人，以前有在外面做过案的没有？”

老学究猛然间想起当年吴立志为太平军带路的那一节故事来，觉得不妨可以在这上面做点儿文章，给吴石宕人下点儿蛆，以此来证明吴石宕人一贯不安分守己。略一沉思，急忙跨上半步，打了一个躬，振振有词地说：

“启禀老父台，治下身为乡约，对吴石宕的这些大小石匠们，虽不能了如指掌，却也还知根知底：自打他们祖上在这个地方落脚谋生以来，好的是学武，村里人不问大小，拳脚枪棒上都来得，不过在本方地面上倒也还没听说有做过案子的情事。只是凶犯吴本良的祖父吴绍周，在咸丰十一

年辛酉发逆攻打壶镇一役中，曾给长毛带过路，为此发逆平定以后，本方团防局立即将附逆犯吴绍周缉捕归案，要不是林国栋看在乡亲近邻的面上，一力担保，早就开刀问斩了。这件事情，凡是本地方上的人，没有一个不知道的。”

太爷“哦”了一声，又点了点头，不问什么了，只挥了挥手，示意叫二人退下。接着，又转脸冲仵作一扬下颌，说了一声：“验！”那个仵作赶紧过来，从文案手里接过尸格，一手捏着一把折尺，从东角门开始，依次验看尸首。

仵作这一行，大都是子承父业，世代相传。这位仵作，祖祖辈辈也都是吃的验尸验伤这碗饭，传到他这一代，已经是九世玄孙了。祖孙九代，靠着一部《洗冤录》^①，加上历代宗亲口传心授的什么秘诀之类，明清两代，在这个缙云县县衙门里主持检验一事竟达二百来年之久。历任知县交卸接替，幕僚属吏撤的撤、换的换，独有仵作检验这一席，一则这是一门专门的行当，既需要精通医理，知道哪个部位里面有些什么内脏，知道哪块骨头本来就是青的，并非中毒负伤^②；又需要深明药性，一望肌肤脸色，就能判断是何种毒药致命。要是没有独到的本事，没有祖传的秘本可据，一旦遇上内伤暗伤或是死因不明的腐尸，就会束手无策，验不出伤在何处，死为何因来。仵作这份儿差使，在衙门里固然也能置身于刑房诸吏之列，但却只能算是半件长衫——也就是说，平时虽然穿着长袍马褂，而到了验尸检伤的时候，却

^① 《洗冤录》：宋代宋慈原著，迭经后人修订，共二卷。其中大都是刑狱检验的经验总结，也有不少牵强附会无科学根据的地方。

^② 《洗冤录》中说：妇女耻骨本来就是青的，不可误验为伤。

不能不短衣出场——不仅比师爷老夫子的地位要低得多，就是比起文案书办这些相公来，人家可以大模大样地坐在公案旁手抄笔录，而他则只能垂手侍立，一旁伺候。为此，那些有鸿鹄之志的闻人高士们，哪怕是穷得当掉裤子，也不屑于来抢他的这碗饭吃的。再说，当仵作的这双手，什么男尸女尸都得验，朽骨烂肠都得摸，那些横草不拿，竖草不拈，看见大粪挑子过来尚且掩鼻不迭的相公们，要他去干这种跟死人打交道的肮脏差使，不是连请也请不动么？

当下那位仵作下堂去验尸，不过一袋烟多点儿工夫，就已经填明了尸格，呈到太爷案前来了。

金太爷拿起尸格来一看，见写的是：

一、验得女尸一具林张氏，年近五十岁，左胸第六第七两根肋骨间，有七分长二分宽刺穿胸口致命伤一处，系匕首短剑之类锐器刺入心中毕命；

二、验得男尸一具吴本善，年约二十许，左胸第五第六两根肋骨间有一寸长四分宽伤口一处，洞穿后背，出口长七分，宽三分，系长剑贯穿胸膛毕命；

三、验得男尸一具林国栋，年五十余，后脑偏左有方圆一寸一分破损下陷不规则伤口一处，系以钝器击破脑髓毕命。

县太爷眯着眼睛看了半天，这才手拿尸格亲自离座去验看尸首。仵作跟着在一旁指指点点，须臾看毕，回到公案上来，提起硃笔在尸格上批了几个字，递给了文案。又从荷包里摸出那个小料瓶来，倒了些许药面儿在手心上，搽到鼻子眼儿里去，脆脆儿地打了两个嚏喷，精神突然为之一振，

那双老是睡不醒睁不开的眼睛似乎也张大了许多，这才一手掏出块白罗帕来擤着鼻子，一手提起硃笔来在名单上点了一点，传林炳上堂。

林炳听到传呼，不慌不忙地正一正冠，掸一掸鞋上的尘土，这才昂首挺胸，缓步走了上去。一直走到离公案三四步远的地方站住了脚，一面口称：“卑职壶镇团防局总办林炳参见父台大人！”一面深深一躬，站起来在一旁垂手站立。

金太爷见了林炳，透着十分客气地说：“昨天接到禀报，方知林团总府上前夜为群小所覬觐，令尊堂亦不幸为匪徒所杀，本县现已验过尸身，还需林团总将过往细节详述一番，以便本县据情审理，严飭凶手，如何？”

林炳听县太爷的口气，不单透着近乎，竟还有执法无颇要为林炳兄弟申报杀父之仇的意思，就站在太爷面前，编出四名匪徒如何手执凶械半夜里打进后院，以遗失耕牛为由，借端寻衅，杀死他父母；他和弟弟闻讯赶到，怎样奋力双战群匪，终于当场击毙一名，击伤两名，在逃一名，如此这般有声有色有头有尾的一个故事来。

金太爷端端正正地坐在太师椅上，一动也不动，半眯着眼睛，神态木然，活象一尊泥塑木雕的菩萨。听着听着，听不见响动了，这才睁开眼睛，略想了想，又开口问：

“那么，据林团总推测，这几个吴石宕人半夜里杀进府上，意将何为呢？”

林炳不假思索，随口答复说：

“明火执仗，夜入民宅，非盗即匪，非偷即抢，那还不是十分清楚的事情么？”

金太爷点了点头，旋即又问：

“你们交锋厮杀，双方各用什么兵器？”

“吴本良使一条竹扁担，吴本善使一把四齿儿。吴本善被治下刺倒以后，又杀进张二虎、吴本忠二人。张二虎就使的是本善使过的四齿儿，吴本忠使的是一把七寸尖刀。治下兄弟二人，各使的是防身宝剑和一把朴刀。另有两个家僮各使一把牛耳尖刀在一旁助战。”

“吴本良等人使的扁担、四齿儿，都是他们自己带来的么？”

“这都是本宅后院牛棚里现成的家伙，被他们随手抄起来使用的。”

金太爷“哦”了一声，沉默了一会儿，象是问话，又象是自言自语：

“如此说来，一方倒是手执兵器，一方不过是随手拿起一件家伙来迎敌的罗？”

林炳自知这是亏理的地方，只恨当时没有来得及做手脚，拿几件刀枪出来给吴石宕人搯上，只好低头不语。县太爷见林炳语塞，转了转小眼珠儿，没有往下深究，却冲棚外的衙役摆一摆手，说了声：“凶器呈验！”衙役传话下去，林国梁赶紧把前天收起来的刀剑扁担之类统统送了上来，就在案前地上一件件放开。县太爷只用眼睛酸了一酸，也不离座下来验看，也不叫林炳下去，却传下话来，叫提吴本良。

本良就在席棚外面的空地上坐着，听得一片声喊提吴本良，就站了起来。经过一天一夜的将息，精神倒是好了一些，只是失血过多，面色苍白，身子还十分软弱，猛一站了起

来，两眼直冒金花儿，两条腿也象是踩在棉花上似的，摇摇晃晃，踉踉跄跄地刚走了几步，就奔过来两名衙役，当啷一声，抖开一条铁链儿，不顾本良的伤势如何，往脖子上一套，拉起来就走。还没有走进席棚，两边的衙役就象狼嚎似地喊起堂威来。胆小点儿的，单是这一招儿，几乎就能吓晕过去，分不清东南西北。进了席棚，两名衙役先把本良摁倒在地上双膝跪下，然后屈一单腿高声报称：“吴本良带到！”又是当啷一声，除去铁链儿，衙役退下。

本良抬头看看堂上，一个精瘦的小个儿象一尊佛像似的坐在正当中，细长脖子上顶着一张螳螂似的三角脸，头上戴着拖花翎的大帽子，叫人一看就会想起细秆儿大帽的狗尿苔^①来。两旁的衙役见这个杀人凶犯上堂来不单不低头，虽然是跪着，却昂首挺胸，两只眼睛居然还敢直瞪瞪地对着太爷相面，简直是少见的大胆，急忙又喊了一声更响的堂威，十几条嗓子同声呐喊，就跟暴风雨即将到来之前的滚雷相似，隆隆之声，不绝于耳。

本良虽然是个山旮旯里长大的乡巴佬，从来也没有上过公堂见过官儿，对于这种吓唬人的阵仗，倒也不放在心上，依然是直挺挺地跪着，目不转睛地端详着金太爷那一点儿人味儿也没有的三角脸。这一声喊，倒把县太爷从沉睡中惊醒过来了，慢慢地睁开了眼睛，凝视着眼前这个居然敢跟团总老爷为仇作对的叛逆山民。双方对视了足有半袋烟的工夫，两个人都在心里琢磨对方的性格脾气和动态神

① 狗尿苔：一种野菌，形似蘑菇而秆细。

情。照本良的估计，这位铁板着面孔连一丝笑意都不露的县太爷，准会先来一个下马威，一拍桌子，大发雷霆，骂人一个狗血喷头的。没有想到，事实竟大大出乎本良的意料之外：这位螳螂似的县太爷并没有发脾气，虽然脸上依旧连一丝笑意都没有，但却是轻声细语，心气和平地问：

“你叫什么名字？”听上去，温和而文雅，一点儿也没有发怒动气的样子。

“我叫吴本良。”本良不卑不亢，打定了主意，问一句，答一声，不多说话，见机行事。

“今年多大了？”

“二十四岁。”

“什么地方人？”

“离此地西边三里远的吴石宕村人。”

“干什么营生的？”

“我们吴石宕人世代以石匠为业，我从小学的也是石匠的手艺。”

“你不是练武的童生吗？”

“我们手艺人，学点儿武艺，为的是防身，并不为求取功名。”

“你们吴石宕人跟林团总家是什么关系？往常都有过什么纠葛？”

“我们世代采石的石宕，三十年前由业主卖给了林道台，打那以后，林家成了我们的山主。另外，我们吴石宕人也有租种林家几亩山坡地的。除此之外，并无其他关系，也没有别的什么纠葛。”

“林吴两族既有租山赁地的关系，遇上水旱虫灾，兵荒马乱的年景，有没有欠租欠款未清的情事呢？”

“石宕租金每年七十二吊，按季交清，年年都是先付后采，五十多年来，从来没有亏欠过一文钱的。林家租地，定规是四六活租，不论年成好坏，实打实分，也从来没有过争执。”

“你们两家，既然是往日无争，近日无仇，听说当年你祖上私通粤匪，为发逆带路，罪当斩首，还是林国栋出面力保，方才救了你祖父的一条性命，那末，为什么前天夜里你要带着几个兄弟打进林宅后院，去杀人行凶，恩将仇报呢？”

“禀大人，这件事情，说起来话长，必得容许我把前后因由详细分说清楚，才能说清关节眉目的。”

“容你细说。尽量简单扼要，不要罗嗦。”

本良见这位太爷虽然板着面孔，一问一答间，倒象是还好说话，也不象是向着林炳蛮不讲理的样子，心里的疑虑不觉打消了一大半儿，就先说了一下当年吴立本被迫带路的简单经过，接着从前天晚上本忠怎样把黄牯牛拴在蛤蟆岭脚忘了牵回来开始讲起，一直讲到林炳开枪本忠逃跑为止，除了顺着大虎的话茬儿说二虎是经过林村路见不平拔刀相助之外，原原本本都照实情详细陈述。

本良这里刚刚说完，太爷还没有发话，那边林炳早已经忍耐不住，抢着大声嚷起来了：

“大人圣明，这个吴本良说的完全是一派胡言，信他不得！除了是疯子，谁能打死自己的亲爹呀？我家宰牛倒是真事儿，不过宰的确是花牛，跟吴家的黄牯无关。分明是吴本

良恩将仇报，为盗被擒，理屈词穷，借端狡赖，求大人明察！”

林炳的三味邪火，并没有把金太爷点着，而只是摆摆手，示意林炳不得擅自说话。回过头来，接着又问本良：

“你到林家后院叫门儿，是谁来开的门儿呢？”

“当时林国栋听见我叫门儿，忙着叫人把牛皮牛头藏到牛棚里去，不肯来开，是我用刀子把门儿拨开的。”

“那末，你怎么知道林国栋宰的牛，就是你们家的牛呢？”

“我家的大黄牯，不单我自己隔着门缝儿一看就认出来了，就是附近几个村子里的人，谁都认识。大人要是不信，只要把牛头牛皮取来，传入一问就明白了。”

“那末你又是怎样确认你父亲吴立志是叫林家给杀害了的呢？”

“我爹离家到林村来的时候，提来一盏灯笼。我在林家牛棚里搜出牛头牛皮来的时候，又找到了我爹的这盏灯笼，地上有一摊鲜血，旁边还有一具沾血的石锁。这不分明是我爹叫林家给砸死在牛棚里，又毁尸灭迹，杀牛灭证吗？”

林炳一听到着了要害之处，刚想张嘴分辩，金太爷却摆了摆手，示意他不要说话，一面传话下去：“牛头、牛皮、灯笼、石锁呈验！”随着话音儿，林国梁上堂来跪一单腿回话说：

“禀大人，小的清理林国栋尸身现场，只有带血半砖一块，并未发现有牛头、牛皮、灯笼、石锁这些东西。清理踏看的时候，有本乡乡约林步雪、吴本良的叔父吴立本、本村的乡勇保丁以及林团总本人同时在场，请大人传来一问便见



分晓。”

金太爷沉思片刻，就把吴立本传上堂来，问他踏看牛棚的时候，可曾看见有牛头、牛皮、灯笼、石锁这些东西。立本是个极为忠厚老实的人，没看见过的，就回说没有看见。

金太爷又问本良，还有谁看见过在牛棚里有牛头、牛皮、灯笼、石锁这些证物。本良回答说：

“我在门外扒着门缝儿亲眼看见林国栋叫来旺儿兄弟俩把牛皮裹着牛头藏到牛棚里去的。我进了门儿，就叫本善到牛棚里去找，一找就找到了。等我到牛棚里去一看，牛皮包着牛头藏在牛栏旮旯儿里，牛皮上还粘着有抹上去的白豆浆。我用松明一照，才看见我爹提来的那盏灯笼也滚在牛栏里，牛栏木栏杆上和地上都有血，旁边又有一具沾血的石锁。用不着说，这准是我爹站在栏外把灯笼伸进栏里去照牛的时候，叫人在身后用石锁砸死的。在我叔他们听见枪声赶到林家来之前，林保正和林炳就已经在院子里转了好几个圈子了。我叔他们去踏看现场没看见这些东西，想必是林炳他们怕机关败露事先藏过了的。如今本善已经被林炳杀害，下余在场的都是林家的人，谁能见证呢？”

林炳又想开口说话，依旧叫太爷给制止住了。太爷心里寻思：看样子，这件案子事出有因，绝非通常砸明火的抢劫案可比。略想了想，就又提起笔来在单子上点了两点儿，叫传来旺儿和来喜儿。

来旺儿和来喜儿早就知道这件案子早晚非问到他们俩头上来不可的。到了堂上，怎么说才好呢？照实说吗？林炳这一关就过不去，弄得不好，还会连小命儿都搭上；照林